

他死在第二次

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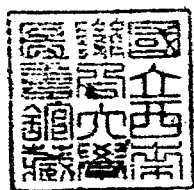


艾青

[

12347 ✓

中日戰事史料叢刊



MG

1226

280/2



3 1764 7819 0

##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為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眇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會，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他  
死  
在  
第  
二  
次

# 他死在第二次（詩集）

|        |    |
|--------|----|
| 吹號者    | 一  |
| 出發     | 一七 |
| 車過武勝關  | 一九 |
| 除夕     | 二三 |
| 街      | 二七 |
| 夢      | 三一 |
| 縱火     | 三七 |
| 他死在第二次 | 四七 |
| 一 昇床   |    |
| 二 醫院   |    |

他死在第二次

- 三 手
- 四 意合
- 五 姿態
- 六 田野
- 七 一瞥
- 八 遞換
- 九 歡近
- 一〇 一念
- 一一 挺進
- 一二 他倒下了

## 吹號者

好像曾經聽到人家說過，吹號者的命運是悲苦的，當他用自己的呼吸磨擦了號角的銅皮，使號角發出聲響的時候，常常有細到看不見的血絲，隨着號聲飛出來……

吹號者的臉常常是蒼黃的……

—

在那些蜷臥在鋪散着稻草的地面上的

困倦的人羣裏，

在那些穿着灰布衣服的污穢的人羣裏，

他最先醒來——

他醒來顯得如此突兀

每天都好像被驚醒似的，

是的，他是被驚醒的，

驚醒他的

是黎明所乘的車輛的輪子

滾在天邊的聲音。

他睜開了眼睛，

在通宵不熄的微弱的燈光裏

他看見了那掛在身邊的號角，

他困惑地凝視着牠

好像那些剛從睡眠中醒來

第一眼就看見自己心愛的戀人的人

一樣歡喜——

在生活注定給他的日子當中

他不能不愛他的號角；

號角是美的——

牠的通身

發着健康的光采，

牠的頸上

結着緋紅的流蘇。

吹號者從鋪散着稻草的地面上起來了，  
他不埋怨自己是睡在如此潮濕的泥地上，  
他輕捷地綁好了裹腿，  
他用冰冷的水洗過了臉，  
他看着那些發出困乏的嗥聲的同伴，  
於是他伸手擋去了他的號角；

門外依然是一片黝黑，  
黎明沒有到來，  
那驚醒他的

是他自己對於黎明的  
過於殷切的想望。

他走上了山坡，

在那山坡上佇立了很久，

終於他看見這每天都顯現的奇蹟：

黑夜收斂起她那神祕的帷幔，

羣星倦了，一顆顆地散去……

黎明——這時間的新嫁娘啊

乘上有金色輪子的車輛

從天的那邊到來……

我們的世界爲了迎接她，

已在東方張掛了萬丈的曙光……  
看，

天地間在舉行着最隆重的典禮……

二

現在他開始了，

站在藍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

他開始以原野給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號角裏去，

——也夾帶着纖細的血絲麼？

使號角由於感激

以清新的聲響還給原野，

——他以對於豐美的黎明的傾慕  
吹起了起身號，  
那聲響流盪得多麼遼遠啊……

世界上的一切，

洋溢着歡愉

承受了這號角的召喚……

林子醒了

傳出一陣陣鳥雀的喧吵，

河流醒了

召引着馬羣去飲水，

村野醒了

農婦匆忙地從堤岸上走過，  
曠場醒了

穿着灰布衣服的人羣  
從披着晨曦的破屋中出來，  
擁擠着又排列着……

於是，他離開了山坡，  
又把自己消失到那  
無數的灰色的行列中去。

他吹過了吃飯號，

又吹過了集合號，

而當太陽以轟響的光采

輝煌了整個天穹的時候，

他以催促的熱情

吹出了出發號。

### 三

那道路

是一直伸向永遠沒有止點的天邊去的，

那道路

是以成萬人的腳蹂踏着

成千的車輪滾轆着的泥濘鋪成的，

那道路

連結着一個村莊又連結一個村莊，

那道路

爬過了一個土坡又爬過一個土坡，

而現在

太陽給那道路鍍上了黃金了，

而我們的吹號者

在陽光照着的長長的隊伍的最前面，

以行進號

給前進着的步伐

做了優美的拍節……

四

灰色的人羣

散佈在曠闊的原野上，

今日的原野呵，

已用展向無限去的暗綠的苗草

給我們佈置成莊嚴的祭壇了：

聽，震耳的巨響

響在天邊，

我們呼吸着泥土與草混合着的香味，

卻也呼吸着來自遠方的烟火的氣息，

我們蟄伏在戰壕裏，

沈默而嚴肅地期待着一個命令，  
像臨盆的產婦

痛楚地期待着一個嬰兒的誕生，

我們的心胸

從來未曾有像今天這樣的充溢着愛情，  
在時代安排給我們的

——也是自己預定給自己的  
生命之終極的日子裏，

我們沒有一個不是以聖潔的意志  
準備着獲取在戰鬪中死去的光榮啊！

五

於是，慘酷的戰鬥開始了——

無數千萬的戰士

在閃光的驚覺中躍出了戰壕，

廣大的，激劇的奔跑

威脅着敵人地向前移動……

在震撼天地的衝殺聲裏，

在決不回頭的一致的步伐裏，

在狂流般奔湧着的人羣裏

在緊密的連續的爆炸聲裏，

我們的吹號者

以生命所給與他的鼓舞，

一面奔跑，一面吹出了那

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

在死亡之前決不中止的衝鋒號，

那聲音高過了一切，

又比一切都美麗，

正當他由於一種不能閃避的啓示

任情地吐出勝利的祝禱的時候，

他被一顆旋轉過他的心胸的子彈打中了！

他寂然地倒下去

沒有一個人曾看見他倒下去，

他倒在那直到最後一刻

都深深地愛着的土地上，

然而，他的手

卻依然緊緊地握着那號角；

在那號角滑溜的銅皮上，

映出了死者的血

和他的慘白的面容；

也映出了永遠奔跑不完的

帶着射擊前進的人羣，

和嘶鳴的馬片，

和隆隆的車輛……

而太陽，太陽

使那號角射出閃閃的光芒……

聽啊，

那號角好像依然在響……

（一九三九年三月末）

## 出發

我們起來得還未早——

甚至月亮

還在牆邊留有長枝的疏影

甚至繁星

還閃爍在高闊的夜空

躺在月光下的

中國的小城啊

你寧靜而美

顯得多麼可愛……

沒有獨輪車

沒有驢子

背起了包袱

唱起了「祖國進行曲」

直到我們渡過了河

在那以叢密的喬木排成的林子裏

纔聽見驚醒的鳥羣

拍擊翅膀的最初的鳴叫……

車過武勝關

春天了——

農夫舉起鞭子

策着老了的牡牛

匆忙地

犁過平曠的田畝……

突然

從山的那邊

濃厚的烏雲飛奔而來

農夫牽着牛

提着犂子離開了田畝

在地平線上隱沒了

那眩目的電光

從烏雲的最密處閃出

照澈幽暗的山谷

與嗚咽的溪澗

於是

突擊的雷聲

從天頂墜下

震撼着大地

恐怖的寂靜主宰了一切

關勝武過車

這關傾

祇有一匹白馬

站在中原的高崗上

呼嘯暴風雨的到來……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武勝關〕



夕

除

## 除夕

欲雪的日子呵——

天穹沉重而昏暗，

路上的衰草

抖索在風前；

枯涸的池沼

——像大地盲了的眼，

茫然地期待

雪的降臨。

瘦瘠的馬

卸下背負的輜重，

在烏黑的棚欄旁邊

吁出白汽……

機械化的部隊

肅穆地走上山坡，

頭上的鋼盔

閃着冷光。

一年最後的日子呵——

河流已凍結了

而無數遷徙的人們

搖晃在大地的邊沿……

戰爭的歲月

邁向颶着狂風的路上，

爲了迎接勝利的春天

它艱苦地前進……



## 街

我曾在這條街上住過——

同住的全是被烽火所驅趕的人們：  
女的懷着孕，男的病了，老人嗆咳着  
老婦在保育着嬰孩……

每個日子都在慌亂裏過去；  
無數的人由卡車裝送到這小城，  
街上擁擠着難民，傷兵，失學的青年，

耳邊浮過各種不同的方言；

街變了，戰爭使牠一天天繁榮；

兩旁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貨攤，

豆腐店改爲飯店，雜貨鋪變成旅館

我家對面的房子充做醫院

一天，成隊黑翼遮滿這小城的上空，

一陣轟響給這小城以痛苦的痙攣；

敵人撒下的毒火燬滅了街——

半個城市留下一片荒涼……

看：房子被揭去了屋蓋，  
牆和牆失去了連絡，  
井被塞滿了瓦礫，  
屋柱被燒成了焦炭。

人們都在悲痛裏散光了，  
「誰願意知道他們到那兒去？」  
但是我卻看見過一個，  
那曾和我住在同院子的少女——

她在另一條街上走過，  
那麼愉快地向我招呼……

——頭髮剪短了，綁了裹腿，  
她已穿上草綠色的軍裝了！

（一九三九年春桂林）

夢

我們擠在一間大房子裏

房子是在曠野上的

那些女人把乳頭塞住那些小孩的嘴

老人痙攣地搖着頭

——想把恐怖從他的頭上擺去

這末多的人卻沒有一點聲音

像有火車從遠處馳來……（不，

屋角有人在驚叫：

「飛機 飛機 飛機」

啊，

從擠滿人的窗下

向鉛灰色的天看哪……

「就在我們在這房子的上面」

黑色的巨翼蓋滿了灰色的天

還是出去吧

不論老的和帶着小孩的

讓不會走的給背去！

那兒來的這末多人

快點離開這房子吧

曠野從什麼時候起變成這樣了？

沒有樹 沒有草

一片青色到那兒去了？

還有那些花香呢？

——我好像在這裏躺過的

那日子是紅的 綠的 黃的 紫的

誰歡喜這燒焦了的氣息？

誰歡喜天邊的那片混濁的腥紅？

不像朝雲！不像晚霞！

你們爲什麼走那邊呢

（讓小孩不要哭吧）

那一條路可以通到安靜的地帶嗎？

咳，誰能給我們一個指示的手勢？

天壓得更低了……

又是飛機 飛機

看那邊

揚起了泥土

房子倒了

磚飛得那麼高——落下了

啊，是的

所有的樹和草都是這樣死去的：

但是，我們像樹和草嗎？

讓我們不再走了吧

也不要回到避難所去！

我們應該有一個鋼盔

每人應該帶上自己的鋼盔。

附記

一九三七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在戰爭的預感裏做了一個夢，這時是完全依照著那夢記錄下來的——連最後的尾巴都是。



## 縱 火

當那成隊的殺人的精靈

從祖國澄碧的高空

投下成百的炸彈

迅速地

在我們暴怒的高射礮聲裏

逃遁了之後，

大地的那邊

城市的上空

就湧起

那濃密的，窒息的，廣大的，

萬丈高的烏烟了……

於是

敵人所留下的毒惡的火

從平民麇集的居房的上面

向沈靜的空際

伸出可怕的紅光……

高牆傾倒的聲音

房屋崩塌的聲音

棟梁和屋柱斷折的聲音

夾着火簇的呼嘯

和爆炸物的暴叫

密集地

從城環裏向郊外傳來……

人羣，被災難所驚懵了的人羣

癡狂在痛苦裏了——

他們從曠野的四方

擠集攏來，

一致地朝向那

圍困在火燄裏的城市

惶亂着四肢

急喘地奔跑……

火更猛烈了

它無阻攔地擴大着

那壓迫人心的烏黑的濃烟

顯得多麼沉重呵

像要從空中成塊地墜下……

沿城的街坊

映着強烈的紅光，

而成千成萬的

喘吁在痛苦裏的人羣

擁擠在忙亂的消防隊的後面，

他們的臉

在閃耀着的火光裏

呈露出恐怖與悲哀：

而從那黑邃的城門裏

驚亂地逃奔出的人們，

都帶着不能抑止的哭泣

帶着固執的申訴

拉扯着不忍放棄的什物

（可憐的僅有的什物呵，）

從喧嚷着的街坊  
蹣跚的走過……

突然，在那邊陰暗的牆角  
閃現了一個受傷的人，  
他的臉頰

已被火燄灼成烏黑，

他的右手的五個手指  
淋着鮮血，

他的兩眼

可怕的張開着

他用淋血的手指着火光說：

「我家裏的人  
都在火裏了！」

火無止息地燃燒着

從郊外的林木的枝隙間

可以看見

火簇的舞蹈與恣放的笑……

那成千成萬的

住房被焚燬了的人們

又徐緩地，敗頹地

走向曠野的四方

散坐在山坡上，岩石上，河岸

他們都用如此可怕的嘆語

和令人顫慄的獨白

向悲哀的曠野

向被凌辱的土地

控訴縱火者的殘忍；

在那田堤的下面

一羣不幸的家屬環坐着

他們低垂着頭

母親，兒子，和妻女的眼淚

無聲地滴落在

從火堆裏搶出的

幾件烏暗的炊具上……

火，無恥地燃燒着

燒盡了一座房屋

又是一座房屋

跨越過一條街坊

又是一條街坊

它的凶惡的火簇

像要把整個的城市吞沒似的

……已是黃昏了……

這時候，看：

一個五六歲的女孩

無力地，悲哀地走着

脆弱的小手

拖着一條破爛的被絮，

在失望裏疲乏了的兩顆大眼

看着前面——

前面是

冬季的荒涼的原野；

而她的背後

那使整個蒼穹都變成烏暗的

是萬丈衝天的濃烟……

他死在第二次

一 昇床

等他醒來時

他已睡在昇床上

他知道自己還活着

兩個弟兄抬着他

他們都不說話

天氣凍結在寒風裏

雲低沈而移動

風靜默地擺動樹梢

他們急速地

擡着昇床

穿過冬日的林子

經過了燒灼的激劇的痛楚

他的心現在已安靜了

像剛經過了可怕的惡鬪的戰場

現在也已安靜了一樣

然而他的血

從他的臂上滲透了細紗布  
依然一滴一滴地

淋漓在祖國的冬季的路上

就在當天晚上

朝向和他的昇床相反的方向

那比以前更大十倍的莊嚴的行列

以萬人的腳步

擦去了他的血滴所留下的紫紅的斑跡

## 二 醫院

我們的槍那兒去了呢

還有我們的塗滿血漬的衣服呢  
另外的弟兄帶上我們的鋼盔  
我們穿上了繡有紅十字的棉衣  
我們躺着又躺着  
看着無數的被金屬的溶液  
和瓦斯的毒氣所噬蝕過的肉體  
每個都以疑懼的深黑的眼  
和連續不止的呻吟  
迎送着無數的日子  
像迎送着黑色棺材的行列  
在我們這裏  
沒有誰的痛苦

會比誰少些的

大家都以僅有的生命

爲了抵擋敵人的進攻

迎接了酷烈的射擊——

我們都曾把自己的血

流灑在我們所守衛的地方啊……

但今天，我們是躺着又躺着

人們說這是我們的光榮

我們卻不要這樣啊

我們躺着，心中懷念着戰場

比懷念自己生長的村莊更親切

我們依然歡喜在

烽火中奔馳前進呵

而我們，今天，我們

竟像一隻被細綁了的野獸

呻吟在鐵床上

——我們痛苦着，期待着，  
要到何時呢？

### 三 手

每天在一定的時候到來

那女護士穿着白衣，戴着白帽

無言地走出去又走進來

解開負傷者的傷口的綳紗布

輕輕地扯去藥水棉花從傷口

洗去傷口的發臭的膿與血

纖細的手指是那麽輕巧

我們不會有這樣的妻子

我們的姊妹也不是這樣的

洗去了膿與血又把傷口包紮

那末輕巧都用她的十個手指

都用她那纖細潔白的手指

在那十個手指的某一個上閃着金光

那金光晃動在我們的傷口

也晃動在我們心的某個角落……

她走了仍是無言地

她無言地走了後我看着自己的一隻手

這是曾經拿過鋤頭又舉過槍的手

爲勞作磨成笨拙而又粗糙的手

現在卻無力地攔在胸前

長在負了傷的臂上的手啊

看着自己的手也看着她的手

想着又苦惱着

苦惱着又想着

究竟是什麼緣分啊

這兩種手竟也被攔在一起？

#### 四 愈合

時間在空虛裏過去

他走出了醫院

像一個囚犯走出了牢監

身上也脫去笨重的棉衣

換上單薄的灰布制服

前襟依然繡着一個紅色的十字

自由，陽光，世界已走到了春天

無數的人們在街上

使他感到陌生而又親切呵

太陽強烈地照在街上

從長期的沈睡中驚醒的

生命，在光輝裏躍動

人們匆忙地走過

只有他仍是如此困倦

誰都不曾看見他——

一個傷兵，今天他的創口

已愈合了，他歡喜

但他更嚴重地知道

這愈合所含有的更深的意義

只有此刻他纔覺得

自己是一個兵士

一個兵士必須在戰爭中受傷

傷好了必須再去參加戰爭

他想着又走着

步伐顯得多麼不自然啊

他的臉色很難看

人們走着，誰都不會

看見他臉上的一片痛苦啊

只有太陽，從電桿頂上

伸下閃光的手指

撫慰着他的慘黃的臉

那在痛苦裏微笑着的臉……

## 五 恣態

他披着有紅十字的灰布衣服  
讓兩襟攤開着，讓兩袖懸掛着

他走在夜的城市的寬直的大街上

他走在使他感到陶醉的城市的大街上

四週喧騰的聲音，人羣的聲音

車輛的聲音，喇叭和警笛的聲音

在緊迫地擁擠着他，推動着他，刺激着他，

在那些平坦的人行道上

在那些眩目的電光下

在那些滑溜的柏油路上

在那些新式汽車的行列的旁邊

在那些穿着豔服的女人面前

他顯得多麼襤褸啊

而他卻似乎突然想把腳步放寬些

（因爲他今天穿有光榮的袍子）  
他覺得他是應該

以這樣的姿態走在世界上的  
也只有和他一樣的人纔應該  
以這樣的姿態走在世界上的

然而，當他覺得這樣地走着

——昂着頭，披着灰布的制服，踏着大步  
感到人們的眼都在看着他的腳步時

他的浴在電光裏的臉

卻又羞愧地紅起來了

爲的是怕那些人們

已猜到了他心中的祕密——  
其實人家並不會注意到他啊

## 六 田野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  
他向田野走去  
像有什麼向他招呼似的

今天，他的腳踏在  
田堤的溫軟的泥土上  
使他感到莫名的歡喜  
他脫下鞋子

把腳浸到淺水溝裏

又用手拍弄着流水

多久了——他生活在

由符號所支配的日子

而他的未來的日子

也將由符號去支配

但今天他必須再在田野上

就算最後一次也罷

找尋那像在向他招呼的東西

那東西他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

他看見了水田

他看見一個農夫

他看見了耕牛

一切都一樣啊

到處都一樣啊

——人們說這是中國

樹是綠了，地上長滿了草

那些泥牆，更遠的地方

那些瓦屋，人們走着

——他想起人們說這是中國

他走着，他走着

這是什麼日子呀

他竟這樣愚蠢而快樂

年節裏也沒有這樣快樂呀

一切都在閃着光輝

到處都在閃着光輝

他向那正在忙碌的農夫笑

他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笑

農夫也沒有看見他的笑

## 七 一瞥

沿着那伸展到城郊去的

林蔭路，他在濃藍的陰影裏走着

避開刺眼的陽光，在陰暗裏

他看見那些馬車，輕快地

滾過，裏面坐着一些

穿得那麼整齊的男女青年  
從他們的嘴裏飄出笑聲  
和他不安的響亮的談話  
他走着，像一個衰憊的老人  
慢慢地，他走近一個公園  
在公園的進口的地方  
在那大理石的拱門的腳旁  
他看見一個殘廢了的兵士  
他的心突然被一種感覺所驚醒  
於是他想着：或許這殘廢的弟兄  
比大家都更英勇，或許  
他也曾願望自己葬身在戰場

但現在，他必須躺着呻吟着

呻吟着又躺着

過他生命的殘年

啊，誰能忍心看這樣子

誰看了心中也要燒起了仇恨

讓我們再去戰爭吧

讓我們在戰爭中愉快地死去

卻不要讓我們只剩了一條腿回來

哭泣在衆人的面前

伸着污穢的飢餓的手

求乞同情的施捨啊！

## 八 遞換

他脫去了那繡有紅十字的灰布制服  
又穿上了幾個月之前的草綠色的軍裝  
那軍裝的血漬到那兒去了呢  
而那被子彈穿破的地方也已經縫補過了  
他穿着它，心中起了一陣激動  
這激動比他初入伍時的更深沈  
他好像覺得這軍裝和那有紅十字的制服  
有着一種永遠拉不開的聯繫似的  
他們將永遠穿着牠們，遞換着牠們  
是的，遞換着牠們，這是應該的

一個兵士，在自己的

祖國解放的戰爭沒有結束之前

這兩種制服是他生命的旗幟

這樣的旗幟應該激勵地

飄動在被殘踏的祖國的土地上……

## 九 歡送

以接連不斷的爆竹聲作為引導

以使整個街衢都激動的號角聲作為引導

以擠集在長街兩旁的羣衆的呼聲作為引導

讓我們走在衆人的願望所鋪成的道上吧

讓我們走在從今日的世界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吧

讓我們走在那每個未來者都將以感激來追憶的道上吧

我們的胸膛高挺

我們的步伐齊整

我們在人羣所砌成的短牆中間走過

我們在自信與驕傲的中間走過

我們的心除了光榮不再想起什麼

我們除了追蹤光榮不再想起什麼

我們除了爲追蹤光榮而欣然赴死不再想起什麼……

一〇 一念

你會否知道

死是什麼東西？

——活着，死去，

蟲與花草

也在生命的蛻變中蛻化着……

這裏面，你所能想起的

是什麼呢？

當兵，不錯，

把生命交給了戰爭

死在河畔！

死在曠野！

冷露凝凍了我們的胸膛

屍體腐爛在野草叢裏

多少年代了

人類用自己的生命

肥沃了土地

又用土地養育了

自己的生命

誰能逃避這自然的則律

——那末，我們爲這而死

又有什麼不應該呢？

背上了槍

搖搖擺擺地走在長長的行列中

你們的心不是也常常被那

比愛情更強烈的什麼東西所苦惱嗎？

當你們一天出發了，走向戰場

你們不是也常常

覺得自己曾是生活着，

而現在卻應該去死

——這死就爲了

那無數的未來者

能比自己生活得幸福麼？

一切的光榮

一切的歌讚

又有什麼用呢？

假如我們不曾想起

我們是死在自己聖潔的志願裏？

——而這，竟也是如此不可違反的

民族的偉大的意志呢？

一一 挺進

挺進啊，勇敢啊

拿起刺刀吧，兄弟們

把千萬顆心緊束在

同一的意志裏：

爲祖國的解放而鬪爭呀！

什麼東西值得我們害怕呢——

當我們已經知道爲戰鬪而死是光榮的？

挺進啊，勇敢啊

朝向敵火最濃密的地方

朝向噴射着子彈的塹壕

看，胆怯的敵人

已在我們馳奔直前的步伐聲裏顫抖了！

挺進啊，勇敢啊

屈辱與羞恥

是應該終結了——

我們要從敵人的手裏

奪回祖國的命運

只有這神聖的戰爭

能帶給我們自由與幸福……

挺進啊，勇敢啊

這光輝的日子

是我們所把握的！

我們的生命

必須在堅強不屈的鬭爭中

纔能衝擊奮發！

兄弟們，上起刺刀

勇敢啊，挺進啊！

一二 他倒下了

竟是那末迅速

不容許有片刻的考慮

和像電光般一閃的那驚問的時間  
在燃燒着的子彈

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呵——

穿過他的身體的時候

他的生命

曾經算是在世界上生活過來的

終於像一株

被大斧所砍伐的樹似的倒下了

在他把從那裏可以看着世界的窗子

那此刻是蒙上喜悅的淚水的眼睛

永遠關閉了之前的一瞬間

他不能想起什麼

——母親死了

又沒有他曾親昵過的女人  
一切都這末簡單

一個兵士

不曉得更多的東西

他只曉得

他應該爲這解放的戰爭而死

當他倒下了

他也只曉得

他所耕的是祖國的土地

——因爲人們

那些比他懂得更多的人們

曾經如此告訴過他

不久，他的弟兄們

又去尋覓他

——這該是生命之最後一次的訪謁  
但這一次

他們所帶的不再是昇床  
而是一把短柄的鐵鎚

也不會經過選擇

人們在他所守衛的  
河岸不遠的地方

挖掘了一條淺坑……

在那夾着春草的泥土  
覆蓋了他的屍體之後

他所遺留給世界的

是無數的星佈在荒原上的

可憐的土堆中的一個

在那些土堆上

人們是從來不標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標出了

又有什麼用呢？

「一九三九年春末」

# 鄭伯奇先生主編

## 第一輯



亂世男女

三幕喜劇

陳白塵著  
實價七角

自衛隊

卽民族光榮  
四幕劇

宋之的著  
實價九角

火車集

短篇創作

老舍著  
實價九角

黑暗的笑聲

四幕劇

章泯著  
六角五分

包得行

四幕劇

洪深著  
實價九角

他死在第二次

詩集

艾青著  
實價四角

風陵渡

短篇創作

端木蕻良  
實價九角

各地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他死在第二次（四幕劇）

著 作 人 艾 青

主 編 人 鄭 伯 奇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宜昌·昆明·桂林  
柳州·金華·溫州·上海  
香港·成都·漢中·西安

每庫輯冊全裝五地加  
月第共預輯國元運  
一文約平幣內費成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出版（A）

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外埠另加寄費 成

每月文庫：二輯之六  
鄭伯奇主編

82  
4.14

BC

26

0 / 2